

資治通鑑

九

7
4
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讀聲義詩讀學韻發論議奏集最精博蓋爲崇禎賞柱國文淵閣學

寧夏軍機處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齊紀二起闕逢困敦盡屠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惔太學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之從子惔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衍順之子眺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儒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出煩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

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炭形而神在哉此論
出朝野讀譚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
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
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
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乘刺為此論甚
可惜也宜急毀弃之縝大笑曰使范縝實論取官已至令
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
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貫不可言 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
左僕射丹楊尹李安民爲右僕射王儉領丹楊尹 夏四
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鵠池丁卯還宮
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寅
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
任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既摠重
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
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
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拘私上天
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
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
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主所出丁卯詔曰置官
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
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
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

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李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四義贓二十四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踴躍賂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又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監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

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漢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亡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識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挺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晷多才藝而陳埤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詔抄肉拌帝笑曰肉汙詔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晷輕財好施故無畜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益州大度僚恃險驕恣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賧僚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爲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爲中護軍先是

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候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折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折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爲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朝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弟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楊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卅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楨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空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毼上不許叔獻懼爲楨所襲間道自湘川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

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禧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

置摠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公即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辦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六月庚戌進河

南王度易族爲軍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宕昌王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爲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 戊子魏主如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陰附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又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

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爲司徒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氏羌反詔以澄爲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員可汗卒子豆輪立號伏名數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衮冕 壬午柔然寇魏邊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奔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決口戊王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丁酉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奔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

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過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

公氏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辛亥上耕藉田二月己未立皇弟鉞

爲晉熙王鉞爲河東王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

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疆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天三載

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四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

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

書令鄭羲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不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

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

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爲日已

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

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僦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自費十餘倍上下安之三月丙申柔然遣

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數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

書監高閏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王曰兵者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

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西郊癸酉魏主如靈泉池戎更還宮湘州

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討平之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

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王

佩大小組綬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十二月柔然寇魏邊是歲

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戊子以豫章王疑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子良登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由觀樓顧謂眾賓曰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弱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王蕭景先節掾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焉太后及魏主其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弃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舛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通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諡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眷皆莫及也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北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北陽

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丘生起兵懸弧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戌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癸巳魏南平王渾卒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魏南部尚書公孫遵上谷公張儼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遵表之孫也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内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一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被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實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薨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杆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資百司下至工商早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羸皆有差魏祕書令高祐永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爲紀傳表志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

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且停此薄藝弃彼巧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眷親者具狀以聞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寔寔後有子表留爲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奉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爲巴東王角城戍將張浦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王僧虔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相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奔平氏城走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甲子魏大赦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

攻拔之進攻此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祭西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丙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蠡曇登商來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名務己功或禁遏忙道或盛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擁利重墮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然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躰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賈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帑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

新舊之義一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舛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慶賜之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數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盛靈繞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爲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爲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疎及即位爲丹楊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尚書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

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主儉詔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之死也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及上即位孝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徵爲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志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植皆坐職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

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積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積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王曰古有待效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紹進曰小人之性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曰曜之弟子也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宜在蕭贖不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王王猛卒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頴卒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魏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豫章王疑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是屬用吳興閭人邕爲州議曹緒不許是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毀下何得見逼侍中江數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

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求旨詣數聲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數湛之孫淪胄之弟也柔然別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魏王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主申還宮地豆干頻寇魏邊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順擊走之順新城之子也甲午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彥等來聘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癸卯大赦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卅子伏連等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等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等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恭穆及諮

齊紀三起上章敦并盡玄

世祖武皇帝中

光奉

勅編集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乙丑魏王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主申還宮地豆干頻寇魏邊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順擊走之順新城之子也甲午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彥等來聘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癸卯大赦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卅子伏連等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等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等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召寅恭穆及諮

議參軍江念典籤吳脩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脩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各塞景淵曰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念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僧靜面奏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大急恐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救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之副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欣泰與卅之子也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令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蒼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證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府州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方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

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輻沓流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敢遣詣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讎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獼猴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鳴咽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疑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爲魚復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爲逆兖州刺史相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爲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鵠屢爲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鵠應對詳敏上悅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鵠繕脩解舍數日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郢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

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大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髮髯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太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報高閭等八司聽之帝因謂明報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

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王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充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聞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于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聞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聞之至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着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子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其雖不

盡禮縕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煩煩于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丞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宜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族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縯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

太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懷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吾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不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不宰泰崇之玄孫也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姐亦不復追問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至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

末奉朝請孔頴上言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其賤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爲愈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鉛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銖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鏤所失歲多譬猶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鑄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若布於民便嚴斷罰鑿輕小破
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
大利貧良之民塞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
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
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
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頃之以功費多而止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諸巧者或
緣准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汪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窮治長
沙威王昶卒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
侯鸞代晏領選手數問之晏發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
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以百濟王牟大爲鎮
東大將軍百濟王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
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絲百
匹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
信東室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膳孝
皇后荀鵬外高皇帝肉膾殖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
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
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一帝二后於
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臣光曰昔屈到
嗜芰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營于國之典況子爲天

子而以無人之禮祭其父遣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室
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庶婦尸之乎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
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抱罕鎮將
長孫百年請擊之魏主許之散騎常侍裴昭明散
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
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
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王命尚書李冲選學識
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
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
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首李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
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准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
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
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
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
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
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二王不同禮孰能知其
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岐相顧而笑曰
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禘禘此既
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
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

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袍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昭明駟之子也始興簡王鑑卒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謨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甲戌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王孝思罔極興隆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爲常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賈廋莫不心服中外推之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戌克之俘三千餘人丙辰魏初造五輅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褒爲雍州刺史丁未魏濟陰王徽以貪殘賜死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

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列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爲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乙巳帝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林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園立宗廟皆有帝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著之於令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嶺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又詔先有水火之冲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圖立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并寵中雷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暉等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曰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廟帥羣臣哭已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